

## 端午父母来送夏

【旧俗】

**N 朱国华**

小时候的海盐农村,每年立夏之后,一直到端午节前,陆陆续续,都会有陌生人挑一副沉甸甸的担子,从我家门前经过。妈妈说,这又是谁家新娘子的父母来送夏了!

送夏(有些地方叫“拿端午”)是江南民间的古老习俗。旧时,农村生活水平低,防暑条件差,特别是刚出门的闺女,对新的生活和环境不适应,容易得痲夏病。为了预防缓解症状,父母往往在女儿出嫁后的第一个夏季来到之前,给女儿、女婿送去夏令用品和清凉消暑等食品,故而称之为送夏。

送夏担子一头的篮子放着粽子、包子、肉、咸鸭蛋等食品,另一头放着蚊香、凉帽、阳伞、芭蕉扇子、拔秧凳、田丝绳等用品。有的人家还给女儿女婿送新衣鞋袜。至于肉、鱼、鸭蛋之类的,各家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选择。粽子、

凉席、扇子、草帽和遮阳伞要成双成对,寓意好事成双、六六大顺,体现了娘家对女儿的关爱和幸福生活的祈祷,同时也向亲家打招呼,希望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女儿。

送夏之前,两亲家约好时间。女方把提前准备好的物品放入礼担,礼担是两个用竹篾制成高50厘米、直径60厘米的大篮子,外面用油漆涂成红色,上面有红布盖着,篮把是用红毛线缠绕的。

端午送夏,挑礼担的人一般都是娘家年轻男性。他们早上七八点钟出门,家人紧紧跟随其后。当他们走近目的地村口时,随行者便会燃放鞭炮,既是喜庆热闹,又是传递信息,通知男方做好迎接的准备。收到信息的男方,确认是岳父母到了,就在自家门口也燃放鞭炮,全家出来迎接。等送夏队伍到达家门口时,男方主人说声“辛苦了”,随后接过

挑担人肩上的担子,招呼一行人进屋。女主人则招呼来人入座吃茶休息,直至吃完午饭或晚饭才依依辞别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姐姐出嫁到邻村,送夏的任务落到了父母和我身上。母亲提前准备好了粽叶和糯米,又去菜场买了平时舍不得吃的五花肉,包了姐姐喜欢吃的大肉粽和蜜枣粽子;父亲和我一起上街,买齐草席、蚊帐、扇子和伞。送夏那日,父亲挑着满满的一副担子,一路上也不停歇,一直挑到了姐夫家。我紧紧跟在父母后面,真切地体会到,那一担沉甸甸的物品,绝不是普通的送夏,而是父母内心深藏的关爱。

等到了我结婚的第二年,我岳母还没到立夏就开始准备起来,买这买那,忙得不亦乐乎。岳母平时很少包粽子,她怕包不好,

买的又不放心,就请邻居们前来帮忙包粽子。等东西备齐了,我对岳母说,还是我过来帮忙吧。虽然在同一个镇,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。可岳母坚决不同意,硬是一个人挑着担子,送夏到了我家。当我接过担子,看着岳母满头大汗的样子,心想,天下的妈妈都不容易,为了儿女,再多的苦和累,她们都愿意承受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端午送夏的习俗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过去一人肩挑,数人相随的场景,已经很少见到了。私家车的普及,让送夏变得方便快捷,只要把物品往轿车里一放,不管路途多么遥远,都能轻松到达女婿家门口。过去送夏都是小物件为主,如今送大型家电成了一种时尚。城里人家更是简约随性,不再拘泥于旧礼,所需物件自行购置,省去了长辈们的奔波与操劳。

## 【聊斋】千里寻仇为报冤

**N 梅晓民**

清朝康熙年间,嘉兴有个姓顾的人,在河南商丘做官。那一年,有一个富人得病死了,其妻成了寡妇。同族的人贪图寡妇的家产,就捏造私情诬陷她,还谎称她怀了身孕。当地官员收了族人的贿赂,枉断案子,寡妇无处申冤,只得向上级告状。这件案子恰巧由这位顾大人接手审理。但这位大人因收了下级官吏的钱财,贪赃枉法,不但包庇下属,还不肯为寡妇洗清冤屈。寡妇知道自己的冤屈再也没地方申辩了,于是在一次上公堂时,把一把匕首藏在裤腿里,当着顾大人的面剖开自己的肚子以证清白,当场惨死在公堂上。顾某因为这件事被上级革去了官职,回到嘉兴乡下,过了好几年的安稳生活。

再说嘉兴南门外有个姓杨的商人,在河南兰阳做生意,这次路过商丘,正好走到那位寡妇的老宅。这座老宅已经卖给别人改成了旅店,里面有一栋高楼,向来闹鬼,没人敢住。当时天色已晚,杨某急着找地方留宿。店主人说:“今晚客人都住满了,只有那栋高楼还空着,但因为经常闹鬼,所以不敢留客人住。”杨某没有别的地方去过夜,便壮胆住了进去。不想还没到二更,果然有一个女鬼轻飘飘地过来,开口道:“客官不要害怕,我不会加害你的。得知你是嘉兴人,我想请你帮我

申冤。”杨某战战兢兢地说:“我又不当官,怎么能替你申冤呢?”女鬼说:“你只要带我回嘉兴,我必定重重报答你的大恩。”杨某说:“我听从你的吩咐,但怎么带你走呢?”

女鬼就跟杨某说,让他在动身启程及上船、过桥的时候,都要小声唤她一声“贤妹”。到了嘉兴时,再准备一把雨伞,让她藏在伞里。等杨某到顾家门口时,只要把伞扔在院子里就可以了。女鬼还说:“我有一箱金银珠宝,就藏在这座楼上,你如果答应帮助我的话,我就将这箱财宝全都送给你当作报答。”说完这话,女鬼就消失了,四周恢复了寂静。

天亮后,杨某果然在楼上某处找到了那箱金银珠宝,随即上街买了一把雨伞,即刻雇船动身返回嘉兴。这天正好顾某生日,在家里大摆宴席,请了众多宾客喝酒看戏。杨某混在来往的人群里走进顾家,将那把伞放在院子的角落里,没有人感到有什么异常。顾某正和宾客宴饮欢笑,忽然看见一个手握匕首、满身鲜血的女鬼站在厅堂之下,吓得大叫:“冤家找上门来了!”在座宾客都十分惊愕,却什么也没看见,只得不欢而散。当天夜里,顾某就上吊自杀了。

这件寡妇做鬼报冤的奇事,直到现在还在嘉兴一带流传着。



空城计/民间版画

## 【传说】卖田造厅留佳话

**N 赵明煜**

桐乡高桥街道位于京杭大运河东侧,俗称“塘东”,境内的落晚村李家埭因村中有一座被誉为“塘东第一厅”的严家厅而远近闻名。严家祖上“卖田造厅”的佳话,也一直在民间代代相传。

一百三十多年前,严氏先祖靠做木材生意发财。严九成的父亲严小二从山区把木材贩运到嘉兴等地销售,赚了不少钱。他们用赚来的钱在家乡周边购买大片田地,并将田地租给佃户耕种。经过两代人的努力,到清光绪年间,严家已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了。他们有一千多亩田地,还在高桥镇上开了一家油车,家大业大,号称“高桥第一家”。那时,主人严九成早上去离家近两里的高桥集镇上喝茶,一路上踏的是石板铺就的小路,走的都是自家的土地,可见其财气之大。

后来,严九成的儿子严寿生中了秀才,而且也到了对亲的年龄。虽然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,家中庚帖多得数不清,但都是普通农家的女儿。他们打听到洲泉孙家是当地大户,有女初长成,于是便托媒婆前来说亲。

洲泉孙家靠做粮食生意发财,在南市开有万昌裕米行。他们买卖公平,和气生财,生意越做越大,到光绪年间,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,成为洲泉镇屈指可数的富商。当严家媒婆前来提亲时,孙家主人觉得“高桥第一家”和我孙家攀亲,门当户对,而且严家少主还是个秀才,年轻有为,十分满意。然而一打听,严家虽然很富,但家里住的房屋十分低矮破旧,与“高桥第一家”的名声并不相称,便传话给媒婆说,“严家进出的门太小,连蜡烛都立不了!”严秀才听了以后,心里不是滋味。为了挣回这份颜面,他准备卖掉所有的田地,在祖宅南面的宅基地上造一座宽敞气派的大宅。

将一千多亩田地卖出去,得写很多契约。为了书写方便,他专门请人刻了一块田契印版,印了不少空白田契。卖田地时,只要填上买主姓名、大小、形状、四至、价钿、年月、保见等,签字画押即可。

手头有了银两,严秀才便开始请人设计房屋布局,购买石料建材,待一切就绪后,请来泥师、长木、短木、雕工、石匠等七组工匠,开始动工建造。这时,有一位专凿礅石的工匠是个凿礅高手。为了试探当家人的心胸,他故意凿得很慢,七天才凿了一个,而且刚要凿成时,“一不小心”把礅石凿碎了。严秀才看到后,笑着安慰他说:“没关系,再凿一个好!”那个师傅听后,觉得当家人虽然年轻,但心胸宽阔,值得信赖。于是,他尽心凿礅,一天一个,每个礅石的高低大小,凿得一模一样,而且还向其他工匠传递当家人气量大的信息。其他工匠听了以后,也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,精心做好每一道工序。如雕琢工匠,把堂屋十八扇窗上的《三国演义》人物及征战场面,雕得栩栩如生;大小栋梁上的双凤图案,琢得惟妙惟肖;尤其是廊檐栋梁以及托住檐头的“牛腿”,上面的饰物有的是浮雕,有的为镂空,工艺精细,雕琢难度很大。经过三年建造,由墙门、天井、厨房(披屋)、正厅、后楼、茶亭组成的严家厅终于竣工落成。严秀才“卖田造厅”成佳话,名声远传,也如愿娶了洲泉孙家小姐为妻。孙家嫁妆丰厚,还陪嫁了不少田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严家厅整体被国家征用,划归高桥粮管所,作为征收粮食的仓库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国家落实政策,将东西两间厅楼归还严家。2020年10月,经政府批准,由桐乡市博物馆牵头,将严家厅拆除,连同基石,搬迁到骑力村按原貌重建,现已辟为高桥街道青少年教育基地。

## 【善行】一针救活两条命

**N 韩李英**

明朝万历年间,桐庐县出了一位叫吴嘉言的名医,他医术高明,精岐黄术,擅长针灸。

一天,吴嘉言从外面出诊回家,碰到一群人披麻戴孝地抬着一口棺材送葬,哭哭啼啼,正在出殡。吴嘉言上前一打听,原来是王家媳妇杏儿因难产而死。吴嘉言心想,“医生医得了病,可医不了命啊。”他目送送葬队伍走过,看见他们抬的是一口没有油漆的白坯棺材。突然,他看到木板缝隙间,时有鲜血在往下滴。吴嘉言心中顿起疑惑,莫非棺材中的人未死?他急忙追上去,拦住出殡队伍说:“快快停下,棺材里的人还没有死,还有救活的希望,马上开棺抢救。”

送葬的一行人听了,不知所以起来。有个矮个子男人生气地说:“人死不能复生,况且曝尸在外,晦气倒运,家门要不利的,不能开棺!”古代丧葬风俗十分严格,忌讳很多,一旦人死入殓后,是绝对不能随便开棺的。吴嘉言赶紧解释说,棺材内还在淌出鲜血来,说明此人还有生命迹象。这位病人是晕死或假死,并非真死。但是开棺是犯大忌的,众人还是疑惑不定,没有一个人敢拍板开棺。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过去,吴嘉言心里十分焦急,大声喊道:“请大家相信我,不要再拖延时间了,马上开棺!里面的人还有救,我愿以生死文书作担保。”

为了救活一位百姓的性命,吴嘉言顾不得那么多了。送葬的一行人终于被他的救人精神所感动,于是立即手忙脚乱地打开棺材。“死者”是一位孕妇,因难产而“死”。吴嘉言马上走上前,伸手给棺材内的“死者”搭脉搏、察瞳孔,并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灸器具,取出三根银针选中妇人的人中穴、百会穴、

涌泉穴等穴位强刺几下,再撬开她的嘴巴,从药包里拿出几粒自制的“火龙夺命丹”放入妇人口中。众人都屏息凝视着吴嘉言,他可是以生死文书作担保的。一时人群静默,四周鸦雀无声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,棺材内的杏儿身体轻微地动了一下,“死者”终于发出了“还阳”信号。大家异口同声喊:“有救了,有救了,活过来了!”一会儿,杏儿渐渐地睁开眼睛苏醒过来了。吴嘉言兴奋得跳起来,他靠手里的银针,用针灸救活了“死者”和她肚子里的胎儿。一针救活了两条人命,送葬的人看得呆若木鸡,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有人说,吴郎中真是妙手回春,神医下凡啊;有人说,医者仁心,再世华佗;有人说,杏儿娘俩命真大,死里逃生。此时,杏儿丈夫王二眼泪夺眶而出,马上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吴嘉言面前叩头致谢道:“请恩人受小人一拜!”

此时,送葬队伍的人转悲为喜,大家高兴地说,真是遇到了救命的活菩萨,“谢谢吴郎中!”吴嘉言却说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,是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,不用谢。”人们把杏儿从棺材里扶出来,坐在路边石头上。接着,吴嘉言又给杏儿开具一张固本、安胎、调理的药方,让她回家按时服用。

杏儿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,王二给儿子取名重生,意为第二次获得生命,一家人欢天喜地。

从此,吴嘉言“一针救两命”的故事不脛而走,在富春江两岸传开了,连朝廷也知道此事。于是,朝廷征召吴嘉言去了太医院。在太医院,他潜心研究古代名医的经典著作,写下了《医学统宗》《针灸原枢》《医经会元》等医学名著。